

《觉醒年代》：故园第一束鲜花

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唤醒了观众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热爱,其中,00后大学生是主力军,他们对英烈的敬畏让人印象深刻。

我因为近年一直在推动南水关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故居的恢复,这些年轻的陈延年陈乔年的粉丝们也开始关注我的微博,纷纷点赞、留言、私信交流。对这个群体,我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七月初,我接到东北农业大学一位博友发来的短信,他们开展暑期实践活动,想到安庆来采访我,并列出了采访提纲,如下:

1、请问您看了《觉醒年代》吗?
2、如果看了,您认为里面塑造的陈延年烈士的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有什么出入吗?

3、在《觉醒年代》播出前后,您与您的同事对陈延年烈士的研究状况或者说关注程度有没有发生改变,如果有的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在上海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说有年轻人因为陈延年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追求,今年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您认为陈延年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对于新时代青年助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何时代意义?

5、我们都知道,因为陈独秀的原因,历史上对于陈延年烈士的研究状况就是相比于同期的周恩来、赵世炎等大概都有些不足,我们想知道,您以及您身边的同事在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偏见?

6、在《兄弟碧血映红旗》里面有一篇筱林写的陈延年印象记,但是里面的许多描述都与其他讲述者有很大的出入,就是说陈延年很丑啊,然后还说他当时正同谭平山的妹妹谭麻子在谈恋爱,并且用大篇幅讲述了陈延年烈士的缺点,您认为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可靠吗?

7、我们非常想知道,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您对陈延年的了解与看法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有何变化,在生活中,他有没有给您自己带来什么改变?

粗略看了一下,我感觉他们是很认真的,我必须也要认真,做好功课,



民国时期绘制的安庆南水关老地图



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故居旧址,1990年5月2日公布。

课,回答尽量让他们满意。譬如第6条,因为陈延年在他们心中近乎完美,看到有人说他“丑”的资料,他们是无法接受的,或许对他们来说,这才是所有问题当中的最重要的。陈延年父亲陈独秀、弟弟陈乔年,都是相貌堂堂,陈延年自己留法时期的照片也是很英俊的,该如何解释这段话呢?

民国时期文人说大话,夸大其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以前研究城北百花亭人物,像苏雪林、朱湘、郁达夫,也都有这个特点,但这似乎并不能够说服同学们。我又在范晓春所著的陈延年传记《站着从容就义》中寻找,终于找到答案。

在传记的112页,有这样一段话:“作为中共的区委书记,陈延年面对广州复杂尖锐、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在公开场合,一般不轻易露面。至目前为止,只发现他的两张相片。其中一张是他护照上的单人照。也是目前唯一一张证件照片。第二张是苏联当年派人来广州拍摄省港大罢工纪录片时为他们拍摄的合照,分别是:陈延年、杨匏安、刘尔崧和冯菊坡。”

陈延年到广州后,学讲广东话,皮肤晒得黧黑,与工人打成一片,甚至甘为“黄包车夫”,工友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陈”。了解了这些,对陈延年烈士,心中又增加了更多的敬重。

7月10日,东北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一行八人到安庆,和我在劝业场“前言后记”书店中庭相聚,我开始接受他们的采访。果然,前面几个问题很快过了,主要是陈延年“美”与“丑”的问题。由于我准备充分,解开了他们心中的疑惑,他们也显得格外开心,甚至有些感激我。

采访结束后,我们简单商议,决定下午先去集贤关独秀园,然后到百花亭陈独秀诞生地,最后给南水关陈延年陈乔年故居旧址献花。

吃完饭,大家乘独秀园专线公交,前往集贤关独秀园。参观后准备返回,得知下午四点钟才有公交车。从独秀园到集贤关主干道,有一条几公里长的仲甫路,仲甫是独秀先生的字。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徒步走过仲甫路,到集贤关搭乘公共汽车。

正是入伏前的一天,天气又潮又闷,知鸟的叫声密不透风,拐了一个又一个弯,大家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到了集贤关,顺利地搭上公共汽车,三点多钟在安庆师大菱湖校区站下车,到健康路寻找陈独秀诞生地旧址,又在附近的花店买了一束鲜花,终于踏上前往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故居旧址的行程。

这里旧属城北百花亭,位于北城墙下,从城北到城南南水关,按照民国老地图,要经过卫山头、双井、吕八街、三牌楼、御碑亭、四牌楼、大

南门街。这又是一条漫漫仲甫路,当大家抵达沿江中路自来水厂门口时,已经精疲力竭。

大门紧锁,与社居委联系,没有钥匙。只能在大门口手捧鲜花合影一张,准备离开。但是同学们很不甘心,从哈尔滨不远千里过来,那么热爱延年乔年兄弟,浸透到自己生命血液里的人物,到了家门口,怎么连一束鲜花都送不到他家里?虽然已是故址。

大家又绕着故居旧址走了一遍,尽量寻找可能的入口。旁边的街坊注意到了我们,看到同学手捧鲜花,也知道是去干什么的,就帮我们领到一个僻处,从这里,很快就进入了原自来水厂大院内。当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延年乔年当年就从这里翻墙头逃出的。这也是可能的,当倪嗣冲士兵从南水关街大门闯入时,延年乔年兄弟只能从后面翻墙逃到哈叭巷。哈叭巷在坡下,上面有任家坡、宣家坡,一直到登云坡,密布着蜘蛛网般的小巷,这是延年乔年熟悉的区域,而对于倪嗣冲北兵来说,这里就是一座巨大的迷宫。

院内房屋已拆光,杂草丛生,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在空旷的草地上,想象着延年乔年在这里生活的场景,恍若依然回荡着当年大家族的欢声笑语。大家来到1990年5月立的那块文保碑前,这是陈延年陈乔年故居旧址唯一的纪念物。愿望终于实现了,虽历经艰苦,同学们的信念不变,终于抵达烈士曾经生活过的故园,恭敬地把鲜花放在碑前。

这是延年乔年离开家乡百年后,送给故园的第一束鲜花。



汪军,安庆人,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安徽大学、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文化著述有《我在皖江的日子》《晚清安徽巡抚邓华熙史略》《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记忆场:晚清民国安徽省会安庆城市文脉》《街头与市井》,小说作品有《归羊》《仙霞关》。